



大學衍義

十六

911

服部文庫
イ17
212
16



大學衍義卷之三十四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誠意正心之要二

戒逸欲

盤游之戒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游無度

于有洛之表水也。洛水也。表外也。十旬弗反有窮后羿有窮國名也。后君也。

羿其名因民弗忍距于河餘邑名。具前

臣按太康者太禹之孫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南

及再世太康以盤游之樂遽至失國天命之靡常而前人之功不可恃蓋如此自是羿專夏政寒浞又殺羿而代之非少康君臣辛苦經營以復有夏之業則禹不祀矣太康逸豫以一朝而失之少康布德兆謀四十餘年而後克復失之之易而復之之難又如此後王可不戒諸

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周武王時命百官官箴王闕闕箴戒也

虞歲百切

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芒芒廣大也禹迹禹治水所行之迹畫爲九

州卽禹貢九州經啓九道九州道路民有寢廟獸有茂艸各有

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卽前后羿以篡夏位故曰帝冒于原獸

言貪也忘其國恤恤憂也而思其麇牡麇牡鹿也武不可重重猶重也

用不恢于夏家恢大也羿因夏氏之位故曰夏家獸臣司原敢告

僕夫

臣按此魏絳所以規晉侯也魏絳晉大夫晉侯

好田故絳及之夫民之與獸爲生不同而欲安

其居則未始不同也故民安於寢廟而獸安於

茂艸先王之世暨鳥獸魚鱉咸若者以其德之

不擾也羿則反之不惟國事是恤而惟麇牡是

思田獵雖云習武然亦豈可數哉夫羿因太康

之逸豫而篡之已又以逸豫爲泥所篡所謂與

亂同事罔不亡也。方武王時，辛甲以王命，俾百官各因其職。歲王之闕，故虞人之歲如此，以弄戒王亦猶禹以冊朱戒舜也。靈臺之詩曰：王在靈囿，麋鹿攸伏。王在靈沼，於物魚躍。鹿之在囿，如在山林。魚之在沼，如在江湖。文王之德及于飛潛，各安所處。此所謂不擾也。漢儒作賦，鋪陳犬獾之盛，至曰：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吁！物生時，時與靈臺之世為何如邪？臣因併著之，以為暴殄不仁者之戒。

春秋隱五年春，公矢魚于棠。左傳：公將如棠觀魚。莊

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祀其材

不足以備器用。材謂皮革之屬，器則君不舉焉。君將

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

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

敗也。言器用衆物不入法度，則故春蒐，蒐索擇取，夏

苗，苗為苗，秋獮，獮殺也。以殺為冬狩，狩圍守也。冬物

無所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雖

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也。歸而飲至，

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也。歸而飲至，

以數軍實。飲于廟，以數車徒。昭文章，明貴賤，辨

等列。等列，行列也。順少長，少者在後，所謂順也。習威儀也。鳥獸之

酒為樂也。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廢倉君廩也。召太師曰。太師。樂官。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二者。歌也。其詩曰。畜君何尤。也。畜。止也。畜君者。好君也。好也。

以其君之意。蓋要見太私氣象。是地交太細。總所以樂作。

臣按景公之本志。不過為游觀計。爾而晏子乃迪之以古誼。勸之以省民。且深陳流連荒亡之戒。可謂格其邪心。而引之當道也。孟子因宣王好貨好色之問。而告以與民同樂。亦此意也。易之大小畜。皆以正為義。凡止君之欲者。乃所以

為愛君也。然則縱君之欲者。其得為愛君乎。夫忠臣之心。惟恐其君之有欲。晏子之于景公。是也。奸臣之心。惟恐其君之無欲。趙高之于二世。李林甫之于明皇。是也。人主其可以不察。

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鑾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臣用事。則爭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為孝文。廟稱太宗。

臣按馬以千里名世之所不常有也。使入主小有馳驚之志，未有不樂受其獻者。穆王荒于入駿，幾至失國。惟文帝之心，湛然淵靜，雖世所不常有之物，皆不足以動之。此所以能卻其獻也。厥後武帝以一馬之故，至于興師動眾，疲弊中國，以求之。蓋文帝幾於無欲，而武帝則多欲矣。此得失之所以異與。

武帝時司馬相如從上，至長楊獵。時天子方自好擊熊豕，馳逐擊獸，相如上疏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鳥獲，鳥獲古之有力者，捷言慶忌，主于慶忌古之捷疾者。

勇期貫育，孟賁夏育古之勇者。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鳥獲逢蒙之技，不得用，逢蒙古之善射者。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于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殆危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檠之變，銜謂馬銜檠，車銜也。馬致傾敗以傷人也。况乎涉豐草，騁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鄙諺曰：家累千金，累積也坐不垂堂，垂堂謂堂邊

外恐墜也

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臣按相如諫獵之辭倦倦忠篤其曰胡越起于
轂下而羗夷接軫云者尤足以警動人主之聽
故錄之

武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宮南

獵長揚東游宜春宮微行常用飲酎以酎酒新熟以薦宗廟已

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壯地良家子

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

夜漏下十刻迺出常稱平陽侯且明入山下馳射鹿

豕狐兔手格熊羆馳驚禾稼稻稭之地民皆號呼罵

言相聚會自言鄆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
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迺示以乘輿
物久之迺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齋五日糧會朝長信
宮太后宮也上大驪樂之

臣按自昔人君雖至無道未有微行數出者惟
趙武靈王偽為使者馳入秦觀秦昭王之為入
雖云跌蕩猶有英偉之氣漢武之微行也特以
快從禽之樂爾當時丞相御史不能諫爭乃私
置更衣為投宿之所可謂逢君之欲矣自武帝
開端於是成帝效之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從近

幸小臣以出谷永諫曰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
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
聚僇輕無義小人以為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
身晨夜與羣小相隨鳥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
亂服共坐流酒媠媠溷蔽無別典門戶奉宿衛
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
在觀永諫辭則成帝之微行其醜有甚于武帝
者淫荒失道漢日以衰其作備則自武帝始吁
可戒哉

王吉為昌邑中尉而王好田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

吉上疏諫曰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

匪風發兮匪車揭兮發發飄風貌揭揭疾驅貌顧瞻周道中心慙

兮慙古相字傷也說曰發發者是非古之風也揭揭者是非

古之車也蓋傷之也今太王幸方與縣名曾不半日而

馳二百里百姓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

數勞也太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擲銜擲挫也馳

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筆轡身勞乎車輿朝則

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太暑之所暴炙冬則為

風寒之所匱薄數以英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

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

履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
 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
 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直銜縻之間哉。銜馬銜也。縻車
也。鉤心。休則俛仰。誦信音伸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
 新吐故。以練藏。藏。謂五藏。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
 不長哉。大士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
 松之壽。子喬赤松。古長年者。福祿其轉而社稷安矣。王賀雖不
 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賜牛酒。其後復放從。音縱
 自若。

臣按王吉可謂愛君之篤矣。其論田獵驅馳之

害。學問優游之適。言言切至。使甚愚者聽之。猶
 知感悟。故雖王賀之狂。不以爲忤。且賞之也。夫
 物欲之樂有限。而理義之悅無窮。從禽雖可喜。
 然車馳馬驟。顛跌頓撼。四體俱疲。觸風日犯。霧
 露凜乎。有性命之憂。孰若從容帷幄。儒紳環侍。
 講論道義。涵泳經術。日與聖賢爲徒。足以開廣
 聰明。安固氣體。其爲可樂。詎有極邪。惜王賀以
 不移之愚。雖加賞賚。旋復放縱。入繼大統。尋不
 克終。然吉之言。旣可爲人君進德之助。又可以
 爲養生之法。故著于篇。惟

聖明詳味焉

以上論盤游之戒

戒逸欲

奢侈之戒

伊尹作太甲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永長也圖謀也

臣按此太甲不惠于阿衡之時也故伊尹訓之者如此夫儉則心小而為慮者遠侈則心大而為謀者疎方是時太甲方以欲敗度縱敗禮心為一者所蔽若浮雲之翳日月未知斯言之為忠也一旦處仁遷義而本心復明然後知受

之源端在於此克終之美光照簡冊伊尹訓戒之功夫豈小哉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無間然謂無所非間也

臣按大禹於奉已也薄而於孝祖宗敬天地拯生民則皆致其厚此大舜所以稱其勤邦儉家而孔子亦謂之無間然也夫飲食衣服宮室此人心也致孝致敬勤民者道心也二者常相消長禹之心以道為主故人心退聽所欲不存其

後文王亦以卑服即康坊田功聖人用心太抵
若此茲非後主所當法與

春秋莊二十有八年冬築鄒大無麥禾二十九年春
新延廡

胡安國曰言新者有故也何以書昔韓昭侯作高
門屈宜曰曰不時所謂時者非時自也人固有利
不利時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
之隱而顧益奢所謂時誦舉贏者也誦謂力不足
贏謂力有餘
以不足之時作者
餘之事故曰云云故穀梁氏曰古之君人者必特
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行

賦少民勤于食則百事廢冬築鄒大無麥禾春新
延廡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

三十一年春築臺于朗

胡安國曰何以書厲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
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緣台
候是為游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厲民自樂而不
與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豈能獨樂哉
臣按春秋重民力謹上功故新廡築臺必
書之以示人君不可縱欲以病民也臣姑舉二
事著于篇它不悉錄云

昭八年有石言于晉魏榆地名晉侯問於師曠夫晉大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止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竝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祈之宮地名叔向曰夫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師曠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曰十三年晉成虎祈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臣按晉平公伯主也侈一宮室而上天為之示異諸侯為之離心故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太也可不戒夫

楚靈王為章華之臺章華地名與伍舉登焉曰臺美矣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形鏤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也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夫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之此臺美而為之正楚其始矣

臣按伍舉之對言皆近理而所謂私欲弘侈則

德義鮮少者。尤古今之名論也。夫私欲者。人心之發。而德義者。道心之正。二者常相水火焉。水勝則火滅。欲勝則理微。靈王惟其溺於私欲也。是以德義之存者。幾希。及其敗也。仲尼聞之曰。若古。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楚靈王而能自克。豈其辱於乾溪。靈王敗死于此嗚呼。此非後王之烟監與。秦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

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至也。阿房宮未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

漢文帝時。賈山言治亂之事。曰。秦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二百。鍾毀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驚馳。旌旗不撓。為宮室之麗。至于此。使其後世會不得聚廬而託處焉。後世謂秦之子孫為馳道于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

大業後義 卷三十四 三
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于此，使其後世不得邪徑而託足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加焉。

臣按阿房之侈，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賈山之言，既足為來世戒，而唐人杜牧又為之賦曰：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烟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輶輶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又曰：鼎鑊玉石，金塊珠礫，棄擲迤邐，秦人視之亦不甚惜。

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鎔錙，用之如泥沙？又曰：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謂項羽焚咸陽火三日詞人之賦，不無浮夸，然其窮奢極侈之狀，播諸賦詠，深宮間燕，使人歌之以代吹竹彈絲之樂，亦足以戒。故以次于賈山之後。

漢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

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線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不致札為天下先

臣按文帝斯言有二善焉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念細民為生之艱也曰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念祖宗創業之艱也人主常存此心雖勸之奢侈亦不為矣凡繼世之君多恣耳目之娛者正以不知錙銖財用莫非生民膏血而已之所處皆先世積累之餘功故也臣故曰文帝斯言有二善焉可以為後世法矣

漢武帝時天下侈靡趨末上問吾欲化民豈有道哉

東方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草屨以韋帶劔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溫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土木衣綺繡狗馬被繒罽宮人簪玳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鍾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

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

臣按東方朔可謂知化民之本矣。文帝之儉，如彼，風俗安得而不厚；武帝之後，如此，風俗安得而不薄？誠能聽朔之言，去奢從儉，而民不嚮風者，未之聞也。朔雖平時詼笑，不根若其近述孝文時事，則愛君之至情，言治之確論，而武帝一不之聽，卒以奢靡敝其國，惜哉。

揚雄曰：逮至聖文，垂意至寧，躬服節儉，絺衣不敝，革鞜不穿。言不穿敝而已。無所紛華也。大夏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

宮殿瑋瑁而疎珠璣，卻翡翠之飾，除彫琢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芸而不御，抑止絲竹曼衍之樂。戰術亦憎聞鄭衛幼眇之聲。幼，下笑反。眇，音妙。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玉衡，北斗杓星也。太階，三台也。

臣按人主一修儉德，則玉衡正而太階平，格天之功，若是其速，然則崇侈縱欲者，其獲辜于天也必矣，可不懼哉。

隋煬帝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向背如神，海井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

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富樹秋冬彫落則剪綵爲華葉綴于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綵爲荷芰菱茨乘輿遊幸則去冰而布之十六院競以徽蓋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臣按武王之數紂曰暴殄天物蓋凡物皆天產也暴而殄之則獲罪于天矣漢武以土木被文繡議者已深譏之况于苑囿之廣卉木之多以人爲而奪造化不知歲之所耗者幾百千萬匹

而虛殄軸之力者幾百千萬土雨淋日炙不能旬月而又易之矣當是時天民之窮而衣不蔽體者何可勝數而煬帝乃以有用之緇帛委之溝壑草莽中一不之惜暴殄甚矣上帝安得而不震怒民安得而不離畔乎其致江都之禍宜也

唐太宗貞觀初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謫讎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已也大靡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亾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鑿秦而止王公

已下宜體朕此意也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朴衣無錦繡公私富洽

四年癸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曰臣見隋初營宮室近山無大木皆致之遠方數百人曳一柱以木爲輪則屢摩火出乃鑄鐵爲轂行一二十里鐵轂輒破別使數百人齎鐵轂隨而易之盡日不過行二三十里計一柱之費已數十萬上餘可知矣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習亡隋

五是直諫

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于亂上曰吾思之不孰乃至於此卽爲之罷役賜玄素綵二百匹

六是及諫

臣按太宗鑒隋之侈故一殿之營爲費無幾而亟已之然未及數年遽有洛宮之役由儉入奢其易若此此張玄素之所以諫也惟其喜聞忠言不諱已過雖比之於隋煬斥之以桀紂曾不少忤而亟從之此其所以致貞觀之治也

唐玄宗開元二年上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

殿前。后妃以下。毋得服珠玉錦繡。

司馬光曰。明皇之始。欲為治。能自刻厲。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弱人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戒哉。

臣按人主以實心為善。則人自孚。以實德示民。則人自化。明皇之焚珠玉錦繡也。未必中心之實然。而近名之意。則有不可揜者。故曾未三年。已遣御史訪珍異於南方矣。四年有胡人上言。海內多珠翠奇寶。可往筭致。上命御史楊範。臣往求之。範臣奏曰。前年焚珠玉錦繡。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於所焚者乎。上使其真有崇儉去奢之志。而以

樸素為天下先。如漢文帝之不言躬行。何患敵俗之不革。惟其出於矯枉。急于人知。而思信誠。慈有所不足。是以本心之侈。旋即發露。不待在位之久而後形也。然則人君之為善。其可不以實心。其示人也。其可不以實德。

以上論奢侈之戒。臣按沉湎而下至于奢。侈皆所謂逸欲也。臣既備論之。然先儒有言。欲者不必沉湎。意有所向。即為欲矣。蓋意之所向。不知自反。即沉溺之漸也。程顥告

神宗皇帝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顯之言

真格心之要惟

聖明深味之

大學衍義卷之三十四

大學衍義卷之三十五

宋學士真德秀言彙輯

明史官陳仁錫評閱

脩身之要

謹言行

易太傳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臣按孔子因中孚鳴鶴之爻而發明感應之理
謂人君雖處宮庭而其言不可以不謹又推而
廣之言行皆不可以不謹蓋鶴鳴子和由氣之
相感上倡下應亦理之自然故言之善否出于
一室之間而人之從違見于千里之外一言之
出則為號令而百姓被之一行之著則為儀表
而四方見之身之有言行猶戶有樞筭有機啓
閉張弛由此而出言行之發榮辱隨之其取喻
也明矣猶懼人之易忽也則又曰言行君子之
所以動天地也蓋天地之大不可測識然一言

一行之善感格之效捷于影響其可不謹乎或
謂居室出言人誰聞之千里之外何由應之乎
驪姬夜半之泣書之國語飛燕憤恚之辭筆之
班書明皇妃子比翼連理之誓見之詩歌皆深
官無入私語密約無不暴白于天下後世者此
所以為微之顯誠之不可掩與為人王者其汲
戒之
抑衛武公所之五章曰慎爾出語敬爾威儀無不柔
嘉白圭之玷也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六
章曰無易由言易也無曰苟矣莫捫朕舌捫持也言不

大學衍義 卷三十五 謹言行

可逝矣。逝。往也。

臣按此衛武公自警之詩曰爾者皆自斥之辭。語言之謹。威儀之敬。皆人主修身之至要。柔者欲其順。而非巧言以為柔也。嘉者欲其善。而非令色以為嘉也。白圭至寶。苟有玷缺。尚可磨而平之。斯言之出。一有玷缺。則不可復為矣。言之不可不謹也。如是故又曰無易由言。欲其不輕易也。無曰苟矣。欲其不苟且也。言出于口。誰能持吾之舌者。既形之言。則不可追之于往。此武公所以嚴于自飭也。南容三復白圭。孔子稱之。

又嘗告其門人曰。駟不及舌。嗚呼。可不戒與。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臣按言欲其謹於出。故曰訥。行欲其勇於為。故曰敏。

曰敏。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臣按行先於言。則其言有實。未行先言。則其言難踐。故聖人戒之。

難踐。故聖人戒之。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

臣按言欲其不浮於行。而欲其有餘於言。此雖

戒學者之辭。然自人君言之。則漢之文帝。退然

淵默而寬仁恭儉之德爲三代以後賢王之最
行勝其言也。武帝雄辨駿發見于制詔者燦然
可觀然以多欲之故卒不能施仁義是言浮于
行也。後之人主宜知所法戒云。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
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
也。在輿則見其倚于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臣按子張問行者欲行其道於天下也。孔子則
曰言苟忠信行苟篤敬雖蠻貊可以行如言不
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亦不可行忠信合而言

之卽誠也。篤敬者誠於敬也。蓋地無遠近同此
一理人無夷夏同此一心未有誠敬而人不心
服者也。未有不誠不敬而能使人心服者也。故
言之與行必誠必敬無一念之舍無一息之違。
立則見其參列於前在車則見其依倚於衡。涵
養操存之熟心與理一故其形見如此若是將
何往而不行。子張欲行之天下而孔子教以反
之一身是雖爲學者言然人君之道亦不外乎
此。古管帝王能使四夷咸賓者其誠敬有以感
之也。後世人君道不行於妻子者以其不誠不

敬故也。聖人之言，上下俱通，大抵若此，豈獨學者所宜書紳佩服之哉。

王藻禮記篇名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臣按古道建官皆所以約飭人君之身，使之心正意誠而無言動之失也。故一動則左史書之，一言則右史書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其來尚矣。今郎舍人之設，乃其遺制。又許直前論奏，以正救于未形之先，制雖不盡古，而意則猶古也。必擇其人以舉厥職，使於人主言動無不得書，則庶乎其有儆矣。

表記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

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蔽，則民慎於言而慎於行。

臣按道人以言者，謂以言辭命令開導而誘掖之也。然言可以導人之善而不能禁人之不善，其必以行乎。蓋天下之理有諸已而後可責諸人，無諸已而後可以非諸人。已無不善之行，雖不禁入人自從之，已有不善之行，雖欲禁入人必違之。故空言不可以禁人，惟實行乃足以禁入也。夫言出於口至易也，然不慮其所終則一言之過貽患將不勝救行出于身亦至易也。然

不稽其所蔽則一行之差流禍或至於無窮不善者固不足言善矣而慮之不深稽之不遠未有不反而為不善者也老莊非善言乎其終為浮虛之害夷惠非善行乎其弊有隘不恭之失况尊居人上言行所關安危自出故必謹之審之而不敢苟則民亦從其化而不苟於言行矣慮終稽弊之言尤人主所宜知故錄焉

漢董仲舒告武帝曰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全又見帝工之學

臣按為善之道未有不不自細微始其不善亦未有不不自細微積故舜禹君臣一則曰幾二則曰幾後世人主或昧乎此是以滔天之禍或濫觴於片言象世之患或推輪於跬音大菜反半步也步可不戒哉

以上論謹言行

正威儀

成王命名公畢公相康王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釗康王名賈也賈進也非是非之非幾微也臣按呂祖謙曰斯言也蓋成王平日至親至切

之學至是始發其祕也周公精微之傳成王得之將終乃以示羣臣孔子精微之傳曾子得之將終乃以示孟敬子皆近在于威儀容貌顏色辭色之間然則周孔豈惟同道其用功之次第品目亦莫不同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蓋莫非天命也躁輕縱緩自踰其則特人自亂之耳天秩何嘗亂哉曰思夫人自亂其威儀遡其語意之深長可見其觀之遠也威儀失則豈惟形于事見于行然後當戒一俯一仰毫釐之間即非天命已有進于非之幾

矣曰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味其告語之嚴密可見其精微之察也用力于聖學者其可不從事斯語乎臣謂威儀者內心之表也內心正則威儀之形於外者亦正此善之幾也內心不正則威儀之形於外者亦不正此惡之幾也非之幾猶言惡之幾也祖謙以為告語之嚴密豈不然哉

抑之首章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抑密也二章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則法也五章曰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柔安也八章曰淑慎爾止止容也不愆于儀愆過也不僭僭

不レ賊レ鮮レ不レ為レ則九章曰溫溫恭人維德
倣差也賊者凶暴之謂

臣按此衛武公自警之詩也十有二章之中言
及威儀者凡五六抑抑云者密而又密也觀威
儀之嚴密則可知其德之嚴密猶見隅角之方
正可知其宮庭之方正也有諸中必形於外其
可掄也哉民視儀而動聽倡而應者上也能敬
慎其威儀則可以為民之法矣上能淑慎其容
止不愆于儀形無僭差無暴亂則民鮮不以為
法矣溫者和易之意築室者以基為固脩身者

以敬為先故此溫溫恭謹之人有立德之基也
首章曰德之隅此章曰德之基熟味其辭武公
作聖之功於是焉在其可忽哉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衛大夫見令尹圍之威儀楚圍言

於衛侯曰令尹其將不免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
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
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
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
下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

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
棣言富而閑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
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
教訓以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
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
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臣按自古之論威儀未有若北宮文子之備者
有威而可畏之謂威威非徒事嚴猛而已正衣
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夫是之謂威儀非
徒事容飾而已動容周旋莫不中禮夫是之謂

儀然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梁襄王君
也望之而不似君非君之威儀也令尹圍臣也
見之而似君非臣之威儀也當是時令尹圍專
楚國之政有篡奪之心焉故形諸威儀必有僭
偪于上者故北宮文子知其不終也未幾以篡
得國果不能終當春秋之世聖學之傳未泯名
卿大夫率以威儀觀人晉侯受玉惰內史過
曰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而晉侯果失國成子受服音屈祭於社不敬肅
劉康公曰成子惰棄其命矣而成子果卒于行

蓋威儀者德之表也。德有敬慢形，諸外者亦然。故君子因其外以規音規其中，見其容止而知其福禍也。自在位有威，以下九十言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非盛德積于中，安能有此。為人君者，其亦勉諸。

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臣按：人之動作威儀，非可以強為也。天地有自然之中，而人得之以生，故動作有動作之則，禮義有禮義之則，威儀有威儀之則，皆天命一定。

而不可違者也。能循其則者，順天地之命者也。故曰：養之以福，不能循其則者，逆天地之命者也。故曰：敗以取禍，然所謂能與不能者，豈有他哉。亦曰敬與不敬而已矣。

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謂容貌之麤暴慢易也。正顏色，斯近信矣。信實也。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鄙倍謂辭氣之鄙俗悖戾也。遵豆之事，則有司存。

臣按：此曾子垂沒之言也。道無精粗之間，然君子必以躬行為本。故所貴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者，持敬之有素也。正顏色，斯近信者，存誠之

有素也。出辭氣，斯遠鄙倍者，涵養之有素也。此曾子平生積學之效，故於此以告。孟敬子焉。三者，修身之要，為政之本。君子之所當貴。若邊豆禮文之事，則有司存。此教人省躬務本之意也。

王藻足容重。舉微手容恭。高且正目容端。不睜口容止。不妄聲容靜。不嘖頭容直。不傾氣容肅。似不立容德。似有

朱熹曰：自足容重以下，皆敬之目也。

漢成帝即位，丞相匡衡上書曰：聖王之自為，動容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大倫。蓋欽翼

祇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眾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運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太子惟道德昭穆，穆以示之。昭明也穆穆者天子之容又觀以禮樂，饗醴迺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露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謹始，願陛下留意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橫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

臣按：匡衡之所以告成帝者善矣。帝亦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史氏稱其有穆穆天子之容，然湛

于酒色不知主敬以立其本則所謂威儀者亦徒矯飾於外而已非所謂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然衡之言實天下之名言也故錄焉

大學衍義卷之三十五

系

大學衍義卷之三十六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齊家之要一

重如匹

謹選立之道

關雎。詩三百首。后妃之德也。關關雎鳩。關關和聲。雎鳩之在河之洲。洲。水中可居處。窈窕淑女。窈窕幽閑之意。淑善也。君子好

逑。好亦善也。參差荇菜。參差長短不齊之貌。荇接余也。左右流之。左

言無方也。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

言無方也。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

謹選立之道

寐思服

服猶懷也

悠哉悠哉

悠長也

輾轉反側

皆卧不安之意

參差

荇菜左右采之

采取而擇之也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

菜左右芼之

芼熟而薦之也

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漢臣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太上謂人君也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正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於容儀宴私之意不移於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

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崔班固曰易基乾坤詩首關雎夫婦之際人道之木端也。

詩大序曰周南召南止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

朱熹曰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妣氏以為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閑正靜之德故作是詩言彼關關然之雉鳩則相與和鳴於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則豈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與和樂而恭敬亦若雉鳩之情摯而有別

也。二草本其未得而言彼參差荇菜則當左右無方以流之矣。此窈窕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美。故其憂思之深不能自巳至於如此也。末章據吟始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既得之則當采擇而烹芼之矣。此窈窕之淑女既得之則當親愛而娛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意又如此云。

呂祖謙曰后妃之德坤德也。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擬諸形容者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咏歎其真王者之良匹也。唯天下之至靜爲能配天下之至健也。萬化之原一本諸此。未得之也。如之何而勿憂。既得之矣。如之何而勿樂也。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憂之不過其則也。琴瑟友之。鐘鼓樂之。樂之不過其則也。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也。友亦樂也。鐘鼓有時而奏。琴瑟無時而不。在側若朋友然。故曰友。

臣按關雎之義諸儒盡之唯

聖明參玩焉。則所謂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者。灼

然無疑矣。

大明之二章曰：摯仲氏任。摯國名。仲中女。任。摯國姓。自彼殷商

來嫁于周曰：嬪于京。摯殷之諸侯。故言自殷來。乃及

王季維德之行。太任有身。身。孕也。生此文王。四章曰：天

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

渭之涘。渭水之陽。渭水之涘。華國所在。大姒莘女也。五章曰：大邦有子。倪

天之妹。倪。譬也。文定厥祚。文。禮也。祥。吉也。親迎于渭。造舟為梁。

不顯其光。不顯。顯也。六章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

京。纘女維莘。纘。繼也。繼。大任之事也。長子維行。長子。長女。篤生

武王。保右命爾。爾燮伐大商。燮。和也。順也。

臣按此詩言周家世有賢聖之君德合乎天

予以賢聖之配。生聖子而成伐功也。始則大任

由摯國而來配王季。相與修德。於是乎生文王。

繼則大姒由莘國而來配文王。箱與修德。於是

乎生武王。其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

天作之合者。天監于下。命既集乎周矣。故於文

王之初年而默定其配也。倪天之妹者。大姒之

德可以繼天也。文定厥祚。親迎于渭。造舟為梁。

不顯其光者。卜而得吉。則行聘禮以定之。既聘

矣。則又親迎以成之。舟梁之制。於是乎始其禮。

大學衍義 卷三十一 謹選立之道

盛故其光顯也有命自天生此文王于周于京
 纘女維莘長子維行者有文王以興周室有莘
 女以繼天任天實命之非人能為也篤生武王
 保右命爾燮伐大商者厚周家而生武王順天
 命而伐大商天實右之亦非人能為也原周之
 成伐功者以其有聖子原周之生聖子者以其
 有聖后而聖后之生又以王季文王修德格天
 之故則周家之興豈偶然哉

思齊。大雅文王所以聖也其一章曰思齊大任。思。語辭。齊。莊敬也。文王之母思媚周姜。大姜。太王之妃。媚。順也。京室之婦大

妣嗣徽音。也。微。美也。則百斯男。

朱熹曰此詩歌文王之德而推本之曰此莊敬之
 大任乃文王之母實能媚于周姜而稱其為周室
 之婦至于大妣又能繼大任美德之音而子孫衆
 多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速內有賢妃所以助之
 者深

漢顯宗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女年十三入太
 子宮奉承陰后。陰后。光武后也。傍接同列禮則修倫上下安
 之顯宗即位以為貴人時后前母姊子賈氏亦以選
 入生肅宗帝以后無子令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

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瘁過於所生。肅宗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芥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每懷憂歎，薦達左右。若決心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長秋，后宮名也。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立為皇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帝嘗幸苑囿，離宮后輒以風邪霧露為戒，辭意款備。多見詳擇，時楚獄連年不斷，囚相證引，坐繫者甚衆。后慮其多濫，乘間

言及，惻然帝感悟之。夜起彷徨，為思所納。卒多有所降宥。時諸將奏事，及公卿較議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每於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裨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欲寵敬。日隆，始終無衰。及肅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馬防，后之兄也。帝請曰：「黃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褒異，又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也。」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

太后詔曰。凡言事者。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二人皆武帝時外戚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為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精。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勅。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繡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

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為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人后報曰。吾反覆思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封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景帝后武帝母也欲封王皇后武帝后之兄丞相條侯周亞夫也。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陰郭二氏皆光武后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

實之木其根必傷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初太夫人
 墓起墳微高太后以為言兄廖等即時減削其外親
 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温言賞位如有織介則先見
 嚴恪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執法度者便絕屬
 籍遣歸田里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
 於永平時永平顯宗年號乃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濯龍宮名數往
 觀視以為娛樂常與帝且久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
 王論語經書述叙平生雍和終日

臣按明德馬后之所以賢於人者有五肅宗非
 其所生而盡心撫育忘已私也慶皇嗣未廣而

薦達左右如恐弗及不如息也帝每出遊幸輒
 以風邪霧露為戒楚獄之寃乘間開陳以致感
 悟多所原宥能輔佐也躬衣大練崇節儉也裁
 抑馬氏封爵不私外家也有此五者故為兩都
 賢后之最後世未有及焉者推本言之又以知
 問學喜讀書之故然則后之於學其可不講哉
 唐太宗文德長孫后隋右驍衛將軍晟女喜圖傳視
 古今善惡以自鑑矜尚禮法晟以女太宗時隱太子
 釁閱已構后內盡孝事高祖謹承諸妃消釋嫌隙俄
 為皇后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益觀書雖容櫛不少

廢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辭曰牝雞司晨家之窮也可乎帝固要之訖不對後廷有被罪者帝怒詔繼洽侯意解徐為開理終不令有冤下嬪生豫章公主而死

后視如所生勝侍疾病輟所御飲藥資之下懷其仁兄無忌於帝李布衣交以佐命為元功出入卧内帝將引以輔政后固謂不可乘間曰妾託體紫宮尊貴已極不願私親更據權于朝漢之官霍官謂上官氏昭帝后也霍後事見可以為戒帝不聽后密諭令牢讓帝不獲已乃聽后喜見顏間太子承乾乳媪請增東宮什器后曰太子患無德與名器何請為從幸九成宮方屬疾會

柴紹等急變聞帝甲而起后輿疾以從官司諫止后曰上震驚吾可自安疾稍亟太子欲請太赦沈度道人後塞災會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支若修福可延吾不為惡使為善無效我尚何求且赦令國大事佛老異方效耳皆上所不為豈宜以吾亂天下法時房玄齡小譴就第后曰玄齡陛下布衣舊非大故不可棄妾家以恩澤進無德而祿易以取禍無屬樞柄以外戚奉朝請足矣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塋又請帝納忠容諫勿受讒省遊畋作役死無恨后嘗采古婦人事著女則十篇又為論斥漢之馬后不能

簡抑外家使與政事乃戒其車馬之後此謂開本源恤未事常誠守者吾以自簡故書無條理勿令至尊見之及崩宮司以聞帝爲之慟示近臣曰后此書可用垂後我豈不通天命而割情乎顧內失吾良佐哀不可已耳

初長樂公主將出降上以皇后所生特愛之敕有司資送倍於永嘉公主高祖女也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資送公主倍於長主得無異明帝之意乎上然其言入告皇后后嘆息曰妾亟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

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情乃知其社稷之臣也妾與陛下結髮爲夫婦曲承恩禮每言必先候顏色不敢輕犯威嚴况以人臣之疎遠乃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從也因請遣中使齎錢絹以賜徵且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故以相賞公且常秉此心勿轉移也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甲舍翁后問爲誰上曰魏徵每延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上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臣按文德長孫后之賢其行事皆可爲後世法

方太宗之怒魏徵也。非后從容開採，則徵不得免矣。其為君德之累，可勝計耶。一言而全直臣，於將死之際，立太宗於無過之地，雖古之賢后，何以逾此乎。可仰哉。可仰哉。以上皆德選者

漢武帝衛后，字子夫，生微也。為平陽主，謳者。平陽公也。武帝過平陽，主見所侍美人，帝不說，既飲，謳者進。帝獨說，子夫起更衣。子夫侍尚衣，得幸。主因送人官。後有身，尊寵，召其兄衛長君弟青侍中。元朔元年，生男，據遂立為皇后。後色衰，遭巫蠱事，自殺。成帝趙后，本長安官人，壯屬陽河王家，學歌，無名。曰

飛燕。成帝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燕，悅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為婕妤。貴傾後宮。許后之廢也。上欲立趙婕妤，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為侍中，數往來傳語，得太后指。上封婕妤，父為成陽侯，諫大夫劉輔上書，以為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况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若上竊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弄天

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
 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王。書奏。上使侍御史依縛輔
 繫掖庭祕獄。後月餘。立健好為皇后。寵火衰。而弟昭
 儀絕。幸後以殘滅繼嗣。危宗廟。貶為孝成皇后。又廢
 為庶人。自殺。

臣按二后。一以謳者進。一以歌者進。始進不正。
 其能終乎。古今以色選者。非一。姑錄一事為方
 來之鑑。他不悉紀云。又按漢之選后。色進之外。
 有以親進者。孝惠張后。宣平侯敖女。敖尚帝姊
 魯元公主。呂太后欲為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為

后。欲使生子。萬方終無子。遂使陽為有身。取後
 宮美人子各之。殺其母。立所各子為太子。後呂
 氏滅。后廢處非宮。武帝陳后。長公主嫖女。初武
 帝為太子。長主有力。取長主女為妃。及帝即位。
 擅寵驕貴。十餘年。無子。後以媚道。覺廢處長門
 宮。成帝許后。平恩侯嘉女。元帝悼傷母恭哀。后
 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孽。事見後故選嘉女以配
 太子。成帝即位。立為后。寵於上。後宮希得進
 見。久之。寵益衰。後以媚道祝禱。音祖廢處昭臺宮。
 三后憑舊姻以進。本欲隆戚里之恩。而驕恣怙

寵祇速禍敗。由其以親而不以德故也。後漢則桓帝梁后亦然。梁氏自順烈后順帝后至此凡二后矣。后順烈女弟也。時太后秉政而梁冀顯朝。后獨得寵幸。藉姊兄勢。恣極奢靡。及太后崩。恩愛稍衰。后既無子。潛懷怨忌。每宮人孕育。鮮得全者。冀誅追廢。為貴人。及晉之楊氏。兩為帝后。其禍尤烈。見後。外屬事中。親進之外。又有以妃嬪進者。文帝元年。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毋為皇后。即竇氏也。竇生景帝。古者天子諸侯皆娶太國。其國以姊妹從。正

妃死。次妃攝行內事。而無有嗣。升后夫人之位者。故齊桓公葵丘之盟。毋以妾為妻。魯公子荆之母嬖。哀公將以為夫人。使宗人嬰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司宗。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王娶於薛。孝惠娶於商商。宋也。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春秋之世。犯葵丘之盟者多矣。獨宗人嬰夏能守其禮。自漢文以後。人主惟意所向。不復議矣。若魏文帝將立郭貴嬪為后。而中郎棧潛爭之。唐明皇將立武惠妃

為后而御史潘好禮爭之。千數百年之間能守此禮者又獨二臣為然。餘則惟主意所欲且習以為常無復議之者矣。嗚呼禮之失久矣。誠欲重帝王之匹正風化之本其可苟乎。

以上論謹選立之道。臣按元祐中給事中兼侍講范祖禹言於

宣仁聖烈皇后曰臣伏奉 詔旨

皇帝納后六禮令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兩省給舍與禮部太常寺同共詳議。臣竊伏思此乃國家大事萬世之本。福祚所繫風

化所先自古聖王重之今

陛下宜先知者有四不可不謹也。臣謹稽之上古參之後世為

陛下悉數而詳陳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

三曰隆禮。四曰博議。所謂族姓者臣聞古

之帝王所與為昏姻者必大國諸侯先聖

王之後動賢之裔不然則甥舅之國也不

以微賤上敵至尊故其福祚盛大子孫蕃

昌昔黃帝娶於西陵之女是為嫫祖為帝

正妃其子孫皆有天下五帝三王皆黃帝

之後也。舜娶帝堯之二女，釐降于滂汭，遂有天下。大禹娶塗山，是生夏啓，天下歸之子孫，享國四百七十餘年。成湯娶于有莘氏，子孫有天下六百餘年。周之先祖，后稷生於姜嫄，世有賢妃。太王娶太姜，是生王季，王季娶太任，是生文王。文王娶太姒，其禮尤盛。大雅歌之曰：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自古昏禮未有如文王之盛也。太姜，炎帝之後也。太任，太昊之後也。太姒，大禹之後也。太姒生十子，武王

周公皆聖人也。其餘皆爲顯諸侯，周之子孫徧于天下。太姒之德也。詩入美文王之聖本由太任，其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文王之化自家及國，以至天下也。周南關雎，后妃之德，人倫之始，風化天下，皆美太任、太姒也。武王亦娶于姜，是生成王，周有天下三十餘世，八百餘年，其基本蓋由此也。故族姓不可不貴，所謂女德者，臣聞

三代之興皆有賢妃其亾也皆有嬖女夏之興也以塗山其亾也以末喜商之興也以有娥其亾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媿其亾也以褒姒此皆聖賢所紀詩書所載垂之後世以為永鑑者秦漢以後婚姻多不正無足取法惟後漢顯宗明德馬后唐太宗文德長孫后皆有后德出於勲賢之家其餘敗亂足以為戒而已恭惟本朝太祖皇帝以來家道正而人倫明歷世皆有聖后內德之助自三代以來未有如

本朝家法也

皇帝聖德明茂睿質純粹天監在下必生聖女以佑皇家惟

陛下遠觀上古近鑑後世上思天地宗廟之奉下為萬世子孫之計選卜窈窕以母儀萬國表正六宮非有德孰可以當之然閨門之德不可著見必視其世族觀其祖考察其家風參以庶事亦可知也昔漢之初大臣議欲立高帝子齊王皆曰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代王母家薄氏君

子長者乃立代王是爲文帝文帝爲漢之賢王亦由其母家仁善也故女德不可不先所謂隆禮者臣聞天子之與后猶天之與地日之與月陽之與陰相須而後成者也孔子對魯哀公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大昏爲大太昏至矣太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哀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

謂已重乎蓋深非之也臣今與衆官討論講議皆約先王之禮參酌其宜不爲過隆願

陛下勿以爲疑進言者必曰天子至尊無敵於天下不當行夫婦之禮臣謹按禮冠昏惟有主禮而無天子諸侯之禮故三代之來惟以士禮推而上之爲天子諸侯之禮蓋以成人之與夫婦自天子至於士則一也臣竊聞親王宗室之間娶妻殊無齊體之禮敬而親之之義天下豈有獨尊而

無配偶者哉。至於鄙戇之禮。或雜戎狄之俗。或習委巷之風。下自士俗。上流官禁。有涉於此者。願

陛下一切屏絕之。以正基本。以先天下。故禮不可不隆。所謂博議者。臣聞古者天子聘后。上公逆之。諸侯王。之故。春秋書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夫國有大事。大臣不容不預聞也。昔

慈聖光獻之立也。呂夷簡定其議。故其詔曰。覽上宰之敷言。其冊曰。宗公鼎臣。誦

于朝。先是茶商陳氏女。亦預選擇。王曾宋綬皆以為言。繼有言者。遂罷陳氏。

仁宗所以為聖者。能從眾也。進言者必曰此

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預。自古誤人主者。多由此言也。天子以四海為家。中外之事。孰非

陛下家事。大臣無不可預之理。且陛下用一執政。進一近臣。必欲協天下之望。况立皇后。以母天下乎。臣恐

陛下一日降詔二立某氏三為皇后四則大臣雖有所見五亦難乎論議矣六今

陛下之所選擇一莫若出其姓氏二宣問大臣若

聖志既定一而眾議僉同二則卜筮協從三鬼神其依四天人之意無不同矣五故議不可不博

臣幸備勸講一其職在二以帝王之事裨益三聖德四故敢獻其所聞五臣之愚誠六惟

中官正位一之後二四海之內三室家相慶四則宗社之福也五臣謂自昔論擇六后者七未有若

范祖禹之詳備一故著于篇二以為法三云

大學衍義卷之三十一終

大學

卷三十六

卦



